退思易話

退思易話第三策

宋學

安康王玉樹廷楨

伊川之學朱子發謂出於周濂溪晁景迂亦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然晁公武謂正叔之解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近三原劉紹攽周易詳說曰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然攷之易傳無一語及太極圖說者於觀卦辭云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居上爲天下之表儀於大畜上九云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

於夬九三曰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於漸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陸爲逵攷伊川年譜皇祐中游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文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意其時必從而受業焉世止知其從事濂溪不知其講易多本於翼之也此論前人曾未道及

王昭素胡翼之談理最爲純粹趙汝楳曰易盡於包犧辭詳於三聖性命道德之蘊夫子已盡發之顧乃芺異於西漢圖緯于東都老莊於晉魏之交賴我朝胡安定王昭素諸儒挽而回之伊洛益宏其說而後復爲性命

道德之言云云案伊川與金堂謝湜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文公語錄謂昭素答太祖飛龍利見之說甚好以此解說象占必有可觀是王胡之解程朱亦多取之矣昭素有易論三十三篇專辨注疏同異學者多從之遊安定講授之餘欲著書而未逮其徒倪天隱述之以非師之親筆不敢稱傳名曰口義或稱易傳或稱口義實一書也

伊川之書編於編管涪州之後楊龜山跋語謂將啟手足時授其徒張繹是與温公橫渠兩易說同為未完之書也魏了翁曰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

易輕議故無智愚皆知好之何喬新曰自漢以來攷象占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迨程子作易傳易之義理始大明朱子作本義易之象占始詳箸蓋程子之易發揮孔子之十翼朱子之易推三聖教人卜筮之旨者也案程傳先儒多議其精於義理而略于卜筮象數然卜筮象數豈出於義理之外哉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也知此以讀易傳思過半矣

龔原深父少從王安石游篤志明經以經學爲邑人倡

先生處州遂昌人是時周程尚隱於濂洛永嘉先輩之學以經鳴者淵源皆出於原有易續解義學者多師之

龍昌期號岷山處士論易深達微奧著有八卦圖精義入神周易絕筆河圖照心寶鑑諸書文潞公稱其名動士林高視西蜀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而陳振孫謂其學迂僻專非周公斥爲妄人史亦載其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魚絹百疋歐陽修論其異端害道不當推奬奪所賜服罷歸卒雖未見其書而其所學從可知矣

張知常艮齋易解詮義理而不及象數不襲河洛之談注文簡略亦無支蔓之弊於經義頗有發明又泰卦

論一篇於天道人事倚伏消長之機九三致意焉蓋作於徽宗全盛時亦可謂識微之士矣重親在堂適遇郊霈有旨願以敘封回授祖父母者聽即乞休致遂獲恩封上逮一時朝貴咸賦詩相慶右丞黃公履詩云一發誠心四美俱與參養志便爲徒及親從事於今有爲祖休官自占無豈但高情伸李密堪嘉孝治顯姚虞夜來子姓從頭說喜甚翻悲獨早孤遠近傳誦莫不欽歎

莆陽張弼泉州教授贈號葆光處士明於象數今古之說未能當意默誦繫辭二十年悟得大例幾百條弼蓋刻意於易以爲繫辭者聖人所以翼易其大例當在於

此乃執經誦之幾三十年釋然頓悟不覺引鼓自撾窮日不已久而益信箸周易解義根象數原義理雖與前此談易者異同而用於爻象之辭一字皆有所本有漢晉易家所不到者黃裳龔原皆爲之序

譙定天授涪州人嘗學易於羌中郭載（宋史作郭曩父）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蓋象數之學也定至汴聞伊川程子講學於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其後伊川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遊詠其中涪人名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

在汴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會金兵至定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頓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傳之曰譙夫子繪象祀之定易學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其易傳久佚不傳項安世平甫謂易之道四其實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又自述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今以其得於易傳者述為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蓋伊川易傳惟闡義理安世周易玩辭欲於程傳之外補所不及也

陳了翁瓘祖述康節沈作喆寓簡曰陳瑩中嘗以邵子講解象數一切屏棄質之劉器之器之曰易經世之書若講解象數一切棄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云云然則瓘之易學又嘗質之劉安世不全出於邵子矣

郭忠孝兼山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讀易有味勝其室曰兼山其所著易解朱子謂溺於象數之學然程氏易學

立之父子實傳之蓋立之從程子遊最久程子疾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於語錄而尹彥明謂立之自纂論起即與程子絕死不弔祭蓋愛憎之論也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曰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爲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鄭少梅東卿易卦疑難圖自言其學出富沙丘先生以爲易理盡在畫中於是日畫一卦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醫卜歷算之書黃老丹竈之說經傳子史凡與易

相涉者皆博觀之一　採其意旨以求於卦畫皆不出吾
之一　心蓋朱子發戴師愈之類也富沙丘者名程字憲
古嘗有詩云易理分明在畫中誰知易道盡難窮不知
畫意空箋注何異丹青欲畫風其學蓋授之東鄉云
朱子父韋齋先生病亟時命朱子從學其友籍溪胡原
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沖子翬白水既爲韋
齋身後經理其家而誨朱子如子姪史稱朱子之得道
自勉之始者是也朱子從三先生遊而事籍溪先生爲
最久屏山則朱子自少家貧依父友劉彥修子羽寓建
之崇安後移建陽之考亭子羽屏山兄也朱子請諡於

屏山授以易之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三言佩之終身又延平李愿中侗爲韋齋先生同門友也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而期以任重致遠延平受學於南劔羅仲素從彥羅受學於將樂楊龜山時楊則程門四先生之一也

晦庵本義大略兼義理占象而言啓蒙之目曰本圖書原畫卦明蓍策攷變占凡四篇而易傳則佚而不傳當理宗時朱學盛行凡殘編賸語學者無不奉爲圭璧豈手成巨帙反至散失而不存或朱子以未定之說自刪其稾故不復存耳朱子長孫鑑集文公易說全採語錄

之語或門人記述或偶然問答均非定爲確論鑑之所集或即如易傳之類爲朱子所欲削去者未可知也宋儒墨守專門驅除異己務定一尊其弊無成於黨惟朱子公而無私參稽衆論務以持平故不取牧說猶爲張浚作行狀不用互體而謂朱震亦有道理不主邵子且用程迥例爲啓蒙駁東坡之傳又稱其於物理上有見著處可謂消融門戶之見矣

東坡易傳解乾卦彖傳性命之理諸條雖不免杳冥恍惚淪於異學至其他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其曲譬之旨蓋王弼之說惟暢元風

東坡之說多切人事其文辭博辯足資啓發故李衡作周易義海撮要丁易東作周易象義董眞卿作周易會通皆採錄其說知不可遽因朱子駮斥遂一槪屏棄也

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繼朱子之學者自晏氏淵大楊先生枋小楊先生岦以至於史氏貴氏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則務明體以達用

劉晦伯爚早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溪胡先生盡得義理精微之蘊晦庵朱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年視他從遊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

獨深其學粹然一出於正箸有易說久佚晚號雲莊居

士見眞德秀狀

攀援日衆容有剽竊門戸既分因成水火鄭夬欲從學

邵子邵子不許因賂其徒王天悅之僕竊書卧內遂以

爲學邵子之子伯溫作易學辨惑以闢之後人因竊書

之語遂斥其書穿鑿不根林栗與朱子論易不合致動

彈章而葉適吳晉臣轉劾栗坐貶直齋書錄謂林栗與

朱侍講有違言者是也後人因朱子之故遂廢其書然

司馬溫公集進鄭夬易測劄子且揄揚備至溫公大儒

不應背馳如是竊書之語或出愛憎之口亦未可知林

栗之非朱竹垞辨之甚詳因是廢書亦非朱子本意劉安世嘗劾伊川程子而其元城語錄盡言集具在亦何嘗以劾程子而廢哉

又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林栗與朱侍講有違言以論易不合蓋當時朱子負盛名駸駸嚮用而栗之登第在朱子前七年既以前輩自居又朱子方除兵部郎中而栗爲兵部侍郎正其所屬辭色相軋兩不相下遂互激而成訐奏其釁雖始於論易而其故不全由於論易也觀朱子語類中惟載論繫辭一條謂栗以太極生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其餘則

別無排斥可見也

蔡伯靜淵元定之子從學朱子作經傳訓解其弟沈後序稱易有太極之說知至知終之義正直義方之語皆義理之大原爲後學之至要實發前賢之所未發大概訓詁紬繹依於本義闡發名理者爲多惟易象意言則兼數而言又不廢互體則與朱子頗異蓋又承西山之家學也

李微之心傳隆山舜臣之子丙子學易編取王弼張橫渠程伊川郭子和朱晦庵而求其是又以其父隆山之說證之或又附以已見頗有可取丙子者嘉定九年也

高斯德恥堂存稾跋稱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世徒見其所論著藏於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窮經道奧經術之粹有非學士大夫所能及者雖尊師之語類然要亦非虛美也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朝野雜記二書爲史家所重惟學易編不存有愈琬節鈔本係借聞德坊周家書肆所鬻者跋云天寒日短老眼昏花併日而鈔其可取者故不能端楷云云蓋所存者僅十之一耳然琬遂於易其所採摘已揭其精英宏文要義具在也

朱竹垞經義攷曰福清林黄中金華唐與政皆博通經

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其所著經說學者遂置而不問與政之書無復存者黃中雖有周易經傳集解流傳未廣恐終泯沒然當黃中旣沒勉齋黃公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規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好惡之公推許之至若是然則黃中之易其可不傳乎

魏華父了翁以權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相謫靖州取

諸經注疏摘爲要義又取濂洛以來諸大儒易說凡十六家爲周易集義六十四卷方回跋略云周元公以易有太極之旨不可以迹求而翼之以通書爲臨川陸學者肆爲強辨則不可以讀易邵康節始因大傳分言伏羲先天文王後天惟朱文公獨得其傳爲永嘉葉學三山林學者別爲臆說則不可以讀易程純公正公師元公其說易張橫渠撤皐比以避之正公嘗教人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伊川易傳出則已削三家之疵而極其粹苟猶泥於三家而不求之程傳者則不可與讀易純公正公皆嘗聞康節加一倍法而正公不屑於象數惟專

於義理藍田呂與叔初師横渠後與上蔡謝顯道廣平游定夫龜山楊中立在程門爲四先生乾用九坤用六凡例惟與叔歐陽文忠公及文公三人知之漢上朱子發本程傳而加象數和靖尹德充登正公門最後將易贊授以易傳上蔡傳之南軒張宣公而東萊呂成公與文公相友文公於是集諸儒之大成易本卜筮乃述本義啓蒙闡說學者不於此混融貫通焉則亦不可與讀易文靖公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而繇彖象爻之辭畫爻位虛之別互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義理闕焉先是溫陵曾穜刊大易粹言七家中有郭

兼山易文靖公謂忠孝易去程門遠甚自嵩論起絕迹
程門殁不見故并其子雍曰白雲易者黜之臨卬張
行成文靖公鄉人爲邵注解通變經世觀物等書世稱
七易疑文公未之見別爲一支以備旁攷文靖公易學
最精嘗與參知政事西山眞先生德秀希元文公門人
輔廣漢卿相講磨渠陽山中苦於書不備友難得是書
猶欲有所裨益而未爲序引者此也讀此跋而濂洛淵
源朱呂授受其流派皆歷然可溯矣
廬陵王氏時庭珪學無不通而尤邃於易作易解公少
從鄉先生張公汝明學易晚益悟於理表張公蓋作易

索嘗爲御史擊蔡氏者漢上先生朱公震鄭林居士向
公子諲過草堂談經旨嘗纖畧見所講易皆降歎文定
胡公安國經從亦欲留爲作易解序見胡銓志墓
趙彥肅復齋易說在即象數以求義理以六畫爲主故
其言曰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聖繫之一言一字皆自
畫中來譬如畫師傳神非畫雲煙草木比也更有所箸
廣雜學辨士冠禮婚禮饋食圖皆爲朱子所稱惟論易
與朱子不合彥肅太祖之後嘗舉進士掌寧國軍書記
調秀州推官移華亭縣丞攝縣事後趙汝愚奏爲寧海
軍節度推官蓋由朱子薦之云

魏鶴山跋林叔清古易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知仁隨見大小由識各適所求至近世周程邵張之後諸儒輩出易道幾無餘緼矣三山林君又爲古經解依上下部敍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臚分彪析而證以古今善惡是非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爲或曰審爾則易之書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也林君之爲是也亦不過約爲之說以自識其仁知之見云爾非斷斷以是爲不可易也程正公易傳晚而後出猶以迫於門人再三之請且自謂僅得七分然則林君勉之哉味此跋可見友朋切摩之誼良深矣

稅與權啓蒙小傳以朱子啓蒙多發邵氏先天圖義至與袁樞論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爲之說因從其師魏了翁講明邵氏諸書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證以雜卦傳及揚雄所稱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孔穎達所稱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之說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榦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卽其圖反覆觀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始終不出九數以明羲文之易似異而同蓋闡邵子之說以補啓蒙

之未備者也故曰小傳史子聲跋稱因其書而悟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其數皆九而疑其乾九能兼坤六坤陰不能包乾陽之說謂六之中有一三五則九數固藏於六吏欲與與權商之葢天下之數不出奇偶隨舉一義皆有說可以相通者此類是也胡玉齋方平啓蒙通釋論象說理允稱明備蓋方平之學出於董夢程夢程之學出於黄榦榦朱子壻也故其書專闡數學根據朱子而所採黄榦董銖劉爚陳埴蔡淵蔡沈六家皆朱子門人又蔡模徐幾翁泳三家模蔡淵子幾泳皆淵之門人其所衍說自不至如別家遠離

其宗劉涇跋語亦稱其援引皆雲谷及門之士遺言餘論皆在焉者也

宋末元初講學者門戶最嚴而新安諸儒於授受源流辨別尤甚楊萬里雖遠宗程子而早工吟咏與范成大陸游齊名不甚以講學爲事雖嘗薦朱子拒韓侂胄而慶元黨禁獨不列名故胡一桂於萬里易傳無半字及之蓋以其爲詞人而擯之也

俞琰玉吾叟生寶祐閒以詞賦稱入元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眞逸邃於易初裒諸家之說爲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後乃掇其精華爲周易集說

四十卷草創於至元甲申斷手於至大辛亥凡四易稾初主程朱之說後乃於程朱之外自出新意自作後序曰予生平有讀易癖三十年閒雖隆冬大暑不輟每讀一句一字而有疑焉則終日終夜沉思必欲釋其疑乃已洎得其說則欣然如獲拱璧親戚朋友咸笑之以爲學雖勤而不見用於時何乃不知時變而自苦若是耶予則以理義自悅猶芻豢之悅口蓋自得其樂罔知所謂苦也粤自至元甲申下筆解上下經并六十四彖辭與夫彖傳爻傳文言傳期年而書成改竄者二十餘年凡更四稾或有勉予者曰日月逝矣繫辭及說卦序卦

雜卦猶未脫稾其得爲完書乎予亦自以爲欠至大辛亥自番禺歸吳憩海濱僧舍地僻人靜一夏風涼閉坐無所用心因取舊稾繫辭傳讀之不三月并說卦序卦雜卦改竄皆畢遂了此欠噫余髮種種矣嚮嘗與予共講明者如西蜀苟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蒼葉西莊番禺齊節初悉爲古人獨予未亾今也書已完矣癖已瘳矣則當自此收心歸腔以樂餘年留氣養膌以保餘生弗復更自苦矣如易經攷證易傳攷證讀易須知易圖纂要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易外別傳乃余舊所編者將毀之而兒輩皆以爲可惜

又略加改竄而存於後讀是序可以知其用力之專且勤矣

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子之易於黃榦而胡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子源委之正宗果試不第退而講學從者甚眾號雙湖先生其子炳文著有本義通釋程敏政新安文獻志稱其篤志朱子之學則是胡氏父子祖孫家傳師訓源淵如縷可謂盛矣

程時德饒之樂平人也時德與磐澗董銖得考亭之傳其鄉鄰程正則者亦私淑考亭之學時德從之游博極

經傳之奧探蹟性命之原斟酌羣言一以其歸於易確守程朱傳義而不惑於元虛之論有啓蒙輯錄

石晉卿一鰲少受業於王若訥旣又從秘書丞王世傑世傑之學出於徐文清文清倡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一時閒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者也晉卿晚而覃思於易有周易互言總論其說皆本於徐氏

胡煦曉滄研思易理用力專精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閒與朱子頗有異同然攷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子彖辭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但未暇

整頓爾云云是朱子於本義本欲有所改定而未能也後人從而辨訂之亦未始非朱子之意也

攷朱子之門弟子除朱子全書不備述外其見於道學傳者則閩縣黃直卿榦建州李敬子燔清江張元德洽龍溪陳安卿淳都昌黃商伯灝其見於儒林及各列傳者則建陽蔡季通元定朱子稱為老友其子伯靜淵次子仲默沈范師愈秀州輔漢卿廣南劒廖子晦德明浦城楊子權與立溫州葉味道賀孫都昌曹簡甫彥約傅景初伯成建昌包揚包約包遜義烏徐崇甫僑鄭州楚昌父蕃浦城詹元善體仁眉州任伯起希夷江州王南

卿阮金華王元石介建陽劉晦伯爚弟韜仲□陳師復
必侯官陳孔碩陳文蔚金華王師愈及子瀚黃巖杜知
仁煜此皆見之宋史者更有建陽劉圻父子實古田林
擇之用中劉潛夫炎莆田方伯謨士繇浦城章季思康
建陽劉叔通進休𢍰程傳之先及子次卿永泰餘姚孫
季和應時涪陵叟亞夫淵李伯謙仙遊傅至叔誠長汀
楊方廬陵歐陽希遜謙之永嘉周子靖端朝欽祝和父
穆弟舉黃子耕㽦平江章雪崖皆登朱子之門者他如
彭龜年劉珙曾季貍吳儆舒璘程瑞蒙董銖則雖無師
弟之名而所嘗講習討論者也若黃師雍吳昌裔何基

董槐牟子才徐元杰楊枋楊邕則又朱子門人之徒也
至薛叔似王埜李道傳魏了翁王栢乃未及登朱子之
門而私淑者也

第三策終

退思易話第四策

安康王玉樹廷楨

圖書

易家至宋而象數之中復岐出圖書一派圖書授受自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子敦頤周傳二程厥後邵子得之以著皇極經世周子得之以著太極圖說通書牧得之以著易數鉤隱圖牧之學出於許范與邵子之出於穆李者同惟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則與邵

子與朱子發漢上易黃黎獻略例隱訣吳秘通書程大昌易原皆發明牧說者也而葉昌齡作圖義以駁之宋咸作王劉易辨以攻之李覯復作刪定易圖以辨之已爲諸儒所疑至蔡元定以牧說與孔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朱子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著易學啓蒙然觀其答袁樞書曰機仲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夫以河圖洛書爲不可信自歐陽以來已有此說終無奈繫辭顧命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終不可得而破除之也據此是朱子於圖九書十之說雖嘗辨之亦未嘗

不必疑之也
范諤昌大易源流圖稱龍馬負圖出河羲皇窮天人之際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定地上八卦之體是謂圖書出自伏羲也夫使伏羲而果有是圖書也姬文何以不用其次序而別爲更定且歷年如是之久而京焦王鄭諸儒何以無一言相發明也然先天圖左右配列森然不紊後之儒者使謂易之精微專在於圖含乾龍坤馬之辭而尋外圓內方之圖其甚者務以新奇相勝於是有朱震漢上圖有石汝礪乾生歸一圖有樂洪卦氣圖有鄧錡大易圖有遂軒錢氏圖有張理鉤深圖有會稽季

本之圖有宣城沈壽昌之圖遂使簡易之書丹黃黑白之末已吁可慨也

文言傳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遂謂邵子先後天之說原本孔子案經中先後字讀去聲邵子所謂先後者先讀平聲後讀上聲其音義各異邵子不以爲孔子之言而後人強附之不惟上誣孔子亦厚誣邵子矣

圖書之說從來依附日衆則議論益紛謂河圖止一圖而九宮非河圖者豐坊也錢謙益曰豐坊字存禮鄞縣人嘉靖二年進士除禮部主事高才博學於十三經皆有訓詁每託名古本或外國本今所傳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皆其僞撰也朱竹垞云

豐坊易辨以孔子授易於商瞿故其說文言傳凡言何謂也言是商瞿所問凡云子曰則是夫子答之之辭

謂九宮五位二象皆河圖者章俊王采也謂撰十圖以盡河圖變體妄相傳述者趙以夫黃鎮熊朋來也至雷思齊則但信九數爲圖而不信有書蔣德之則但信十數爲書而不信有圖其持論亦不能無疵及西山蔡氏反易之後異論益多更有托言青城隱者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以當八卦謂之河圖用井文界分九宮謂之洛書者羅頎也謂河圖卽太極圖者趙謙也有彷彿八卦作坎離中畫交流謂之眞河圖得於異人傳授者謝枋得也若乃圖書形狀亦人人殊襲漢人者謂圖星

於龍中信星點者謂龜文如瑇瑁楊龜山謂圖但出於水無龜與龍兪琬謂河圖之文鐫於質石喻國人謂泉脈上湧而文成水面則更奇矣

初陳摶推闡易理衍爲諸圖其圖本準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無不符合傳者務神其說歸其圖於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又因繫辭河圖洛書之文取大衍算數作五十五點之圖以當洛書其陰陽奇偶亦一一與易相應傳者益神其說又眞以爲龍馬神龜之所負謂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圖實則唐以前書絕無一字之符驗而特突出於北宋之初夫測中星而造儀器以驗

中星無不合然不可謂中星生於儀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經以驗交食無不合然不可謂交食生於算經也由邵子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數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來從誰授受故易學啓蒙及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同時袁樞薛季宣皆有異論然攷宋史儒林傳易學啓蒙本屬蔡元定創稾非所自撰晦庵大全集中載答劉君房書曰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尙有剩語至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攷多相矛盾信其爲門人所依託其說尤明則朱

子嘗日質未堅主其說也
河圖洛書雖見經傳而今之五十五點四十五點兩圖其爲古之圖書與否則經傳絕無顯證援左傳則有三墳而謂卽毛漸之書援周禮有連山歸藏而謂卽劉炫之書攷古者不無疑議矣且繫辭言洛書不言卽九疇洪範言九疇不言卽洛書盧辯注大戴禮記始云明堂九室法龜文其說起於後周阮逸僞作關朗易傳因而述之於是洛書之文始傳爲四十五點而九疇亦遂併於易錢義方圖說謂自漢以來惟孟喜本易緯稽覽圖推易離坎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

爲有圖之始寥寥千載至陳摶始本易有太極兩儀四
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諸說爲橫圖大小四圖
傳穆李以及邵子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爲後天圓圖因
大橫圖之卦爲否泰反類方圓則是因易而作圖非因
圖而作易也明矣

自宋元而後言理者以心學竄入易學牵持禪偈以詁
經言數者又竒偶黑白遞相推衍圖日積而日多反置
象占辭變吉凶悔吝於不問其蠹蝕經術獘不勝窮能
毅然破陳摶之學者惟陳應潤著其端焉應潤謂義理
元妙之談墮於老莊先天諸圖雜以參同契鑪火之說

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論八卦惟據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節爲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節邵子指爲先天方位者定爲八卦相錯之用謂文王演易必不顛倒伏羲之文致相矛盾其太極兩儀四象以天地爲兩儀以四方爲四象謂未分八卦不應先有揲蓍之法分陰陽太少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之說自是一家議論不可釋易皆合聖人作易垂訓之旨而於河洛源流能卓然不惑自是吳澄歸有光諸人亦相繼排斥各有論述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編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胡渭作易圖明辨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

以箝依託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爲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支流而非作易之本旨也

劉牧易數鉤隱圖何義門以爲自道藏錄出今攷道藏目錄實在洞眞部靈圖雲字號中是即圖書之學出於道家之一證南宋劉敏士嘗刊於浙江漕司前有歐陽修序吳澄云修不信河圖而有是序殆後人僞作也蓋圖書一派葉昌齡朱咸李覯輩皆有箸述相繼排斥是久爲諸賢所疑矣今讀松亭易話斷自施孟梁邱三家其田何以前荒遠無徵者概從略焉

至圖皆一策則更反覆校證尤見卓識因不揣固陋
聊作長歌一闋以竊比葉李辨惑之意云爾歌曰羲
皇畫卦啓苞符河洛蓍華出圖書顧命論語雖道及
遥遥萬載垂聖謨漢儒說經兼象數詎有方圓縱橫
圖華山老子衍太極兩儀四象繪形模穆李許范及
劉邵遞相授受夫豈誣言之有故執成理究與易道
兩分殊因圖輾轉日轇轕各執一說成齟齬或據星
點作形狀九宮八卦費揣摹或參鑪火丹竈術離龍
坎虎分出居坐使聖經愈榛塞丹黃黑白胡爲乎吁
嗟乎聖經榛塞有如此誰其疑者考亭朱世傳啓蒙

出手訂或言依託未可拘繼起攻者陳應潤歸吳毛
黃各分途譬彼隅淵日末浴不許翰音齊鳴呼易道
廣大無不備元包太元徒區區後天爲體先天用文
象周爻儘足娛用以決疑定猶豫陰陽旋轉如轆轤
冬至起復夏至姤卦氣中乎來往徐造化機緘寓於
此吉凶悔吝判錙銖揲蓍妙用大衍數五十去一定
厥趨假年學易緬至聖韋編三絕傳脩雅爲語學人
須靜玩憤毋魚目綴隋珠璧堂楊廷科謹跋

退思易話第五策

安康王玉樹述

諸儒詮解

張橫渠說易簡易精實於發經開物修身教人甚切當程珌所謂濂溪得其體橫渠得其用者也其解乾彖用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解文言用谷神解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雖皆用老子之語以解經而實異其義非如魏晉人合老易為一者也董氏眞卿謂橫渠易說多發明二程所未到處然攷張橫渠卒於神宗時程子易傳作於哲宗元符

二年成書當在徽宗崇寧開張子已不及見董氏之言非也

司馬溫公易說已佚永樂大典中有之並見陳友文集傳精義馮椅易學胡一桂會通諸書所引其說易深闢虛無元渺之說於古今事物之情狀無不貫徹疏通推闡微至如解同人之象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君子同其遠小人同其近解坎之大象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解咸之九四曰心苟傾焉則物以其類應之故喜則不見其所可怒怒則不見其所可喜愛則不見其所可惡惡

則不見其所可愛大抵不襲前人舊說而有德之言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焉惜其書久湮不傳說易家罕得見之矣

薛溫易義久佚經義攷云薛氏易說散見周易義海其釋蠱二云危行言孫信而後諫非梁公之徒孰能與此又釋渙象云二以身入險四則輔君任事上下同濟厥事乃濟李晟入險陸贄輔后二爻之象也又釋既濟云衰亂之起必自逸樂開元之盛繼以天寶初吉終亂之驗也皆引唐事以為之證當屬宋初人也

林叔度蔿頃解易其於同聲相應章曰蠶絲吐而商絃

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引鍼琥珀拾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咫尺天壤平地而水溼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燥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雲自下而上應者也虎嘯而風號風自上而下應者也水火燥溼無情而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者也陳藻不善林叔度易見之曰當北面矣

趙以夫處舟易通大旨解九六七八變與不變或靜吉動凶則不用動吉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隨寓皆可動靜皆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聖人所以樂天知命不

憂也深得聖人作易之旨然攷趙汝騰庸齋集有繳趙以夫不當爲史館修撰奏劄曰鄭淸以進史屬之以夫四海傳笑謂其進易尚且代筆而可進史乎其後聞爲史館長人又笑曰是昔代筆進易之以夫也攷何喬遠閩書曰以夫作易通莆田黃績相與上下其論以夫謂績爲諍友據是說則是書實出黃績參訂庸齋所論不爲無因也

楊廸山易說撒見大易粹言蓋先生平生最專力於易於程門義理之學多有發明惟解潛龍爲顏子事見龍爲孔子事九三爲周公居攝事九四爲顏子未見其止

飛龍爲孔子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似頗拘牽又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爲乾象非聖人不足以盡故取其行健而已似不必於本意上更探高一等耳聖經何以求加爲哉先生以師禮見程伯子於潁昌歸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復師伊川

張浚紫巖易傳其解易數曰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解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義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義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葢主劉牧之說也其與屏山劉公書云無他用心惟靜默體道

卒究聖人心法又答澹庵胡公書云杜門亦惟聖賢之道是求夫求而得之者其在是矣朱子不主牧說乃爲忠獻作行狀稱其尤深於易當亦有可取者矣

金華鄭剛中周易窺餘專言名理兼取漢學其解開異先儒亦往往有當於理如解訟九二以不克訟歸爲句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爲句以爲聖人所以必使逋其邑人三百戶者恐其恃衆憑險以成亂所以謹上下之交也解比初六終來有它吉朱子謂不可曉彼則以爲相比之道以信爲先積之旣久昔之未比者皆自外至故曰有它吉皆能自出新意不爲陳說所拘然不解乾坤

二卦獨自屯卦始陳振孫謂剛中嘗得罪秦檜豈其於乾坤之義有所避耶

李泰發光論和議忤秦檜謫嶺南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於當世之治亂一身之進退觀象玩辭三致意焉如解坤六四云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諫朝有缺政而不能言則是冒寵竊位豈聖人垂訓之義哉故文言以括囊為賢人隱之時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又解否初六云小人當退黜之時往往疾視其上君子則窮通皆樂未嘗一日忘其君解蠱初六云天下蠱壞非得善繼之子堪任大事曷足以振起之宣王承

膺王之後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卒成中興之功可謂有子矣故考可以無咎然則中興之業難以盡付之大臣蠱卦特稱父子者以此其因事抒忠依經立義大旨往往類此奏疏有云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未聞專上避敵如今日也其退而著書亦猶此志也惜其書久無傳本惟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耳又嘗作胡銓易解序曰易之爲書凡以明人事學者泥於象數易幾爲無用之書邦衡說易眞可與論天人之際又曰自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

玩意三書可謂困而不失其亨非聞道者能之乎其序雖爲銓作實則自爲發抒也

周易原有變體一義但古書散佚其說不傳丹陽都絜易變體義其中亦有相符合者如坤初六履霜堅氷至則曰此坤之復也月令孟冬水始氷仲冬氷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則堅而難泮故爻曰履霜以坤爲十月之卦又曰堅氷至者則變體爲復乃十一月之卦也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則又曰此家人之既濟也雜卦曰既濟定也彖曰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誠孰敢不聽父子夫婦兄弟

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無事而定矣故變體爲既濟而曰有孚威如反身之謂也如此類皆自然貫通不事傅會若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則曰此乾之同人也自道以觀身家皆爲我累而況富乎其有家也姑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家爲累也其家之富亦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富爲累也蓋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爲中人法如此類則務穿鑿而義不醇矣

新安程大昌易原直齋書錄稱其首論五十有五之數參以圖書大衍爲易之原而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解以己意出先儒之外如謂分爻值日乃京焦卦氣其

始於中孚本用太初法與夫子所謂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不合復姤生卦說始邵子但乾坤生六子說卦傳有明文不得先有六畫之卦後有三畫之卦鄭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應大衍五十之數本於乾鑿度與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不過以意決擇傅會初非不易之理張行成別立二十五數以推大衍則是五十五數之外別有二十五數更非孔子所會言雖排斥先儒務申己說然參互折衷皆根據大傳於易義亦有闡明較勝所作詩議欲併廢國風之名者遠矣

自漢以來以老莊解經者始於魏王弼以心性解經者

始於宋王宗傳楊簡宗傳祖王弼故力斥象數惟憑心悟林焞述宗傳之論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語蓋已涉於異學矣簡學出陸九淵故解易以人心為主不言象數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為後人所僞作非夫子之言故明楊名時斥為異端宗傳與簡同為孝宗時人同為進士同解經皆著有成書宗傳有童溪易傳三十卷簡有慈湖易傳二十卷顧宗傳之書不甚為人所傳述簡則為南宋名臣敭歷中外自足傾仰一時至元明以後凡以佛氏之言解經者實自簡倡之也

趙善譽靜之易說解頤井鼎三卦云頤井鼎皆有養人

之義豈非養人之利溥故多取象以示人耶又云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爲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鉉皆在上爻也是以各卦名義相似者多參互以解之至於解乾卦云初九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解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又云履霜戒於一陰之生括囊戒於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也解頤卦云頤於養生而不安動爲善下卦震體

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解革卦云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無咈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解節卦云六四一陰柔而應於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於節者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是又以各卦六爻亦多比類以解之皆明白正大不襲舊說故朱子稱其能發先儒之所未及馮椅厚齋易學

亦多取其說焉

易祓彥章解經兼通理數折衷衆論每卦先括爲總論復於六爻之下各爲詮解於經義多所發明周密齊東野語載其韶事蘇師旦由司業躐擢左司諫後勢敗貶死樂雷發有投山齋詩云淳熙人物到嘉熙聽說山齋亦白髭細嚼梅花讀總義只應姬老是相知蓋指周易總義山齋祓別號也此正與鄭剛中因秦檜進身依附和議同爲公論所不取者而所著周易窺餘詮解經義具有條理均不可以人廢若耿南仲周易新講義謂易之要在無咎拂天道爲大過時異戰上和依違遷就皆

其說有以誤之是則經術之偏禍人家國者豈淺鮮哉
林至易稗傳自序謂法象本之太極極數本之天地數
觀變本之卦揲有十八變皆據易大傳之文凡論太極
者惑於四象之說而失畫卦之本論天地之數惑於圖
書之文而失參兩之宗論揲蓍者惑於卦扐之閒而失
陰陽之變多中解易者之弊

蔡伯靜易解訓詁一依本義而陳淳謂其逐字分析覺
太細碎然王伯厚則曰離九三鼓缶而歌蔡伯靜解云
當哀而樂也大耋之嗟當樂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
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

其常者故凶此此說則長於古注矣

處州鄭汝諧東谷易翼傳以程傳爲主而附之以己見之異如程子解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以爲外物不接內欲不萌與朱子所解雖微異亦以是爲克己復禮之義彼則以爲艮其背者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不見而後不亂見則亂矣故僅爲无咎而已或大其事以爲聖人之事非也所解甚異又如解困井諸卦其說亦別然朱子遵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子所未發蓋疏通舊解要在闡明聖賢精義固不必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說也

詹體仁元善周易象數總義已佚眞德秀狀載其在光
宗朝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以感動上意其略謂易
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
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
曰遇雨則吉羣疑亾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
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憒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
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其說易不失
因事抒忠之旨
王君儀昇解易大抵論象謂易無非象者如乾初爻潛

龍勿用蓋初爻是震故爲龍二爻是坎龍在水下所以爲潛龍二爻見龍在田此爻變爲離有見龍象三爻君子乾乾夕惕若此爻變兌有夕意四爻或躍在淵亦如初爻而震爲足故躍上九亢龍此爻變夬澤在天上所以爲亢頗有刱獲故陸游謂其易學雖出於張葆光而其所得於心者多矣

李杞謙齋用易詳解於每爻解其辭義復引歷代史事以實之如乾初九稱舜在側微乾九二稱四岳薦舜之類與李光楊萬里相似雖亦有稍涉牽強然於聖人立象垂戒之意多所發明惟多引老莊之文不可爲訓如

蒙初六則引老子終日號而不嗄云云以爲童蒙之義
履彖則引莊子虎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云云以爲履
虎尾之義則與葉夢得巖下放言程大昌老易通言同
以莊老說易者也
徐總幹易傳鐙不存惟散見永樂大典中其入卦總論
十六篇參互以求頗能得其類例如云大壯大有夬乾
乾在乾兌離震之下者也乾九三曰君子而餘卦九三
皆有君子小人之詞以君子在重剛中君子則吉小人
則凶故分別言之也其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
大畜需泰凡九三上遇險爻皆有畏敬之義剖析更爲

微細又謂易之取象該三代制度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驅見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禮巽九二言史巫紛若見古有太史男巫女巫之制亦有證據惟沿歐陽公之誤謂繫辭下傳易之爲書三章爲漢儒易緯之文又參以五行家言以縱橫十五配乾坤九六分白紫者吉黃黑者凶不免於駁雜且傳鐙本釋氏語取以名經解其書可知矣

范諤昌易證墜簡頗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湓浦李處約廬山許堅意者果有師

承故程胡有所取焉然十翼先儒皆謂孔子作諤昌乃謂彖象爻辭小象文言並周公作又謂乾卦問答以下爲孔子贊易之詞非文言也不知何據如歐陽公論易更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韓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陽公終身不言易耳阮逸易筌專主人事陳振孫謂每一爻各以古事繫之頗多牽合王應麟謂其易箸人事皆主商周如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於岐山周事也

馮椅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子蜀本作其

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詞移置君象於上六於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傅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詞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

容齋隨筆解易數條甚倚當云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三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

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益坎爲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爲木木可爲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蓋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又云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箸於大象者凡四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勑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

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殊失聖人設教之旨又云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邪正不同如此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爲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爲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於世所從所處皆當慎擇以此爲鑒容齋非講易專家而言之深切著明如此
毛伯玉易傳歷詆先儒之失似亦有理然所略取者王

弼二蘇蓋所學異也伊川不滿宣仁故注易黃裳元吉有云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毛伯玉乃大闢其非謂臣子於君父皆陰也羿莽是也何必專以女媧武后當之必以婦人爲陰乎案干寶以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似較程說爲長

康定中林瑀著周易會元紀用天子卽位年月日辰占所值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卽位必值乾卦若漢高及太祖皆是也書成上之又言上卽位值需卦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願陛下頻出宴遊極

水陸玩好之美則台卦體當天心矣仁宗駭其言問太宗卯位宜何卦瑀對非乾卦問眞宗對亦然上始厭瑀之迂誕御史中丞賈昌朝卽劾奏瑀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遂罷黜瑀

徐體乾易解用天星配四時如乾龍云春秋傳土功龍見而務畢言九十月之交龍朝見於東方而農人土功之務畢矣梓愼曰龍宋鄭之星也魏獻子問龍於蔡墨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左氏言周易實以星爲龍矣龍非星豈得朝夕見乎史云杓攜龍角角在斗前

爲蒼龍之首杓見子丑龍亦旋於子丑之下隱而未見故曰潛龍勿用杓建寅卯龍亦躍於寅卯之方實在天淵之下故曰或躍在淵杓見辰巳龍亦見於辰巳之方縣於天田星下故曰見龍在田杓見午未龍適當中天之上故曰飛龍在天杓建申酉龍夕惕於西南故曰夕惕若杓建戌亥龍朝見於東北晝晦其形故曰亢龍有悔案此而知履之虎尾遯之尾晉之角中孚之翰音俱取象於星河可以類而推矣其說奇而不失其正

方實孫宗山讀易記據隨上六爻王用享於西山升六四爻王用享於岐山明夷文王以之革象湯武革命證

爻象非文王作甚是據大有九三爻公用享於天子據上六爻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據小過六五爻公弋取彼在穴證爻詞非周公作則非蓋說易者本未云公周公也

齊履謙解易辭簡法嚴能以一字一句該卦爻之義如於乾之乾而曰上乾名下卦名於坤之黃裳而曰不外事無上侵於蹇之來反來速而曰反二連三於解之負且乘而曰負四乘二以悔亾爲功能掩過以无悔爲功過俱亾此其訓釋之善者也於屯之三曰食舊德則人莫與爭能從王事無成則人莫與爭功於遯之三與上

曰係者情牽於私而功業非所勉肥者宏博自大而職事非所屑此是文義之暢者也无妄之妄謂史記作望意尤明白則同乎先儒而擇之甚精坎三來之謂之爲語辭而不訓往復彖來復謂一陽始生於冬至之後而謂十月微陽已生者不然則異乎先儒而語甚當如此之類甚夥

龍仁夫解易主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著書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此類是也孔子以爲經羽翼初非創作其所解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學者稱爲麟洲先生

丁易東象義其取象之例凡十有二曰本體卽乾天坤地之類曰互體卽雜物撰德之旨曰卦變彖所謂大往小來傳所謂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是也曰正應傳所謂剛柔內外之應是也曰動爻陽老變爲陰陰老變爲陽是也曰變卦左傳所載古人占筮之法曰乾之姤乾之同人是也曰伏卦乾則伏坤震則伏巽說卦所謂天地定位雷風相薄者是也曰互體卽漢儒之旁通卦義與伏通而有本體全體之異曰反對損之與益五二之辭同夬之與姤三四之辭同可以類推是也曰比爻初比二二比三是也曰原畫陽皆屬乾陰皆屬坤是也曰納

甲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是也大抵以李鼎祚朱震爲宗而又不專主一家解卦變則取邵子朱子解變卦則取沈該都絜解筮占則取朱子蔡淵馮椅要歸於變動不居之旨言象者不可不攷也

華亭田疇有學易蹊徑經義攷注云未見尖徵曰僕幼時未遠遊聞人說河豚魚江豚魚已疑豚魚只當作一字解後見雲間田疇易解作江豚魚犂然有當於心長而泛大江親見所謂江豚者又聞舟人呼之爲風信於是確然從田疇之說

俞琬周易集說初主程朱之說後乃於程朱之外自出

新義嘗與孟淳遇於王氏書塾講坤之六二謂旣中且正是以其德方直惟從乾陽之大不習坤陰之小故无不利又指示象傳剛柔上下言來不言往之微意則皆以兩卦相並而取義皆前人所未發者至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是玉名其說頗異然冥心孤造每多心得正未可廢也

解蒙解易最明簡如頤六三云頤養之道以安靜爲無失二三動體故顚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顚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恆彖云恆有三義利貞者不易之恆所以體常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恆所以盡體天地聖

人所以能恆者以其能盡變也其義雖根據前人而詮解明晰亦殊有裨於後學

曾貫解易頗純正如乾卦云乾六爻不言吉無往而不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仰初九之吉上九處之以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見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蓋位或過於中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之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者吉有大於此乎坤卦云或疑六三王事爲六五之事然乾主君道坤主臣道王事爲九五大人之事故坤三五聖人皆有戒辭者其所以正人臣之體爲慮深矣艮卦云敦臨敦艮

皆吉何也曰敦者厚道也厚於治人則人無不服者臨是也厚於治己而已無不修者艮是也人之自處容可自處於薄乎凡如此類皆明白篤實立意正大者也

來知德取繫辭中錯綜其數以論易象而以雜卦治之錯者陰陽對錯如先天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為屯在上為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皆由其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參互旁通自成一家雖亦先儒舊義而推闡較為詳盡也

楊爵與周怡劉魁在獄中講論作周易辨錄幽居遠念

寄託艮深黃道周在北寺毒痛之下指節初續作易象正倪元璐作兒易內外儀憂時感世借易以抒其意三書皆因憂患而作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皆引伸觸類其理要無不包春秋繁露其言不盡比附春秋而儒者尊用之爲其大義與春秋相發明者也

陳念祖易用謂義理無窮非言之所能盡故傳注於漢疏義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而易之用則隨時隨事可以自察是以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聖人所以言易者如是而已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朱文公言人能取易一卦若一爻

熟讀而深玩之推於事而反於身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亾之道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此則致用利用之義也其論頗明切

高攀龍詮解易義每條不過數言自序云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五經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易明矣是其著書大旨故名曰易簡說攀龍之學出入朱陸之閒故以心言易然其言曰天下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是故貴於學也學也者知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易則吉非易則凶悔吝云云則其說主於學易以檢心非如楊簡王

宗傳等引易以歸心學引心學以歸於禪學務屏棄象數離絕事物遁於恍惚杳冥以爲不傳之祕者比也明自永樂以來頒發大全而漢儒之注疏幾廢至隆萬而後經學益疎沉潛者旣規撫於語言文字之閒而高明者復馳騁於荒渺虛無之外言數而入於道家言理者又入於釋氏矣如蔡清熊過來知德錢一本逯中立諸君在明人說易中固爲翹楚而高攀龍黃道周倪元璐諸賢其人其言皆當並垂不朽者也

喬萊解易多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爲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咥人之凶謂三百

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謂小畜九三爲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孟近事雖近楊萬里一派而理昭法戒不猶愈於虛無荒渺之空言乎

惠士奇易說徵引極博而每失之穿鑿如解訟卦引荀爽說訟之言凶也則以丹朱之嚚訟爲嚚凶解弟子輿尸引左傳彘子尸之以尸爲軍中元帥解觀國之光引聘禮請觀及左傳季札觀樂韓宣子觀書以證觀國解繫於苞桑以桑字爲喪亾之喪解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下弧字改爲壺引昏禮壺尊太元壺婦爲證如此類

皆然至論乾象傳大明終始引莊子在宥篇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子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者皆不及尤失之不經矣

潘思矩卽變卦之法以求象而卽象以明理每卦必注自某卦來謂之時來蓋易道廣大其中陰陽變化宛轉關生亦具有相通之理故漢學如虞翻諸家皆有是說宋學卽程朱亦闡明是理雖非易之本義要亦易之一義也

歸有光淵旨多勦襲舊說亦有自出新義者如說卦傳

坤爲布因九家尚有坤爲帛而以布爲泉貨震爲龍因九家已有乾爲龍而以爲當從虞干本作駹蓋虞云蒼色干云雜色也艮爲黔喙之屬以黔喙爲口有鈐如蟋蟀蛉蚌之類惟蟲屬有之因引爾雅注螳螂有斧蟲爲證蓋黔與鈐通也

沈一貫說易解亢龍有悔曰夫以龍德而亢極猶有悔也時之既極無論德矣此自解固位招攻之意也其解訟卦大象曰人每以正氣流爲客氣又每以客氣流爲健訟解訟九二曰夫人之訟未必其身自爲之也亦因羣從在旁操持之而不得休此解臺諫掊擊之事也其

借事抒意大率類此若解日中爲市取諸噬嗑謂噬嗑與市合同音之類則穿鑿矣

唐鶴徵象義解乾之上爻以反本還元歸根復命爲說似涉道家於坤之上爻謂龍戰爲懼而戰栗以過時退居故稱野以貶損自傷故稱血更覺穿鑿惟解屯六二謂二以五爲屯膏之主非可事者故守貞不字而字初以爻辭覩之則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指五之坎而言也十年乃字者謂二不字五至四互坤得十年之象乃下應初故六四亦云求婚媾也訟九二謂二既歸則下復成坤坤象三爻有三百戸象坎多眚變坤則不爲坎

故無眚六三在二既歸之後坎復坤體全有坤德故曰食舊德覩或從王事亦坤三舊文可見矣能自出新意發明經義頗有條理

郭子章解謙卦云漢文宋仁皆謙德之君也尉佗自王元昊自帝皆非撝謙之臣故佗昊後俱側弱王導劉裕皆勲勞之臣也周顗之不顧導劉毅之不敬裕皆非撝謙之友故顗毅終見誅戮遯卦云懷愍不遯故青衣行酒徽欽不遯故獻俘金廟當時固執死社稷之說爲晉宋大臣不學之過俱不切當日情事至論震卦而及於雷之擊人大非經義又謂雷擊人皆治其宿生之業竟

作釋氏語矣所謂蟫衣生易解也

朱睦㮮解乾之四德謂程傳本文言視本義為勝乾九二利見大人不專指九五明夷九三不可疾貞從項安世以貞字為句井泥之泥讀平聲勿幕之幕即羃字數往者順用王安石解雖會萃不多而頗有卓見於經義有所發明

管東溟筲易論云五龍皆主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為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為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

能亢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亢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闊然媚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

鄒德溥易會解亢龍有悔曰亢而曰龍則亢乎其所不得不亢者也蓋人處時勢之極固有必亢而後濟者惟聖人純乎天德無一毫全軀保命之思雖履盛滿蒙譏訕目天下之不韙而弗之顧也卽勢且至於悔亦爲天下甘之矣若慮其有悔而先自處於不亢之地則智士之所爲耳何龍德之云乎與鄭圭解師卦謂汲長孺公孫宏其忠佞相去天淵然汲恃忠不能善道故不相世路通塞雖得有命亦求之有道解否泰二卦云非忠行

之臣不能包容小人包容小人不得如何消得小人解大過云過而不過者郭林宗陳仲弓以過濟過者梁伯鸞徐孺子解遯卦云舜禹與四凶雜處堯朝曾不見一毫同異之蹟故所謂肥遯者舜禹是也此皆明季淸流之見行爲之言非經之本旨也

鄭圭易臆解乾卦閑邪存誠云心者人中龍也其剛明不息渾然乾也箸一物焉則不化箸一念焉則不神所以邪也邪識愈多邪行愈妙而赤子之心愈失人道息矣又云大運不已以其無箸天體無箸以其純乾解屯卦云侯爲國主心爲人主心有主心境自開朗世界有

主世界自開朗解蒙卦云屯者混沌之世宜治也蒙者混沌之心可教也解離卦云坎陽內心學也離陽外治道也解繫辭洗心藏密云易有太極聖有心極其言皆近於二氏觀其論精變神一條則引楊簡心之精神謂之聖知其學出於慈湖無疑矣

王夫之解易引禮人君至命士黃裳下士雜裳以證黃裳之美引左傳班馬證乘馬班如當讀乘馬爲去聲引兵法前左下後右高證師左次與論帝乙非紂父王用享於岐山非文王以及臨之八月復之七日易之逆數河圖蓍策之辨皆不失徵實之學焉

黃宗羲解易謂易廣大無所不備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易之本義轉晦世儒過信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又云王輔嗣注簡當而無浮義而病朱子添入鄭康成先天圖爲添一障其易學象數論六卷前三卷論河圖洛書先天方位納甲納音月建卦氣卦變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之以所箸之原象爲內篇皆象也後三卷論太元乾鑿度元命包潛虛洞極洪範數皇極數以及六壬太乙遁甲爲外篇皆數也謂聖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七者備而象窮矣後儒之爲僞象者

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四者雜而七者晦矣故爲祟七象而斥四僞遁甲太乙六壬三書世謂之三式皆主九宮以參詳人事而宗義又以鄭康成之太乙行九宮法證太乙以吳越春秋之占法國語泠州鳩之對證六壬而云後世皆失其傳以訂數學之失其持論皆有依據

黃宗炎說易力闢陳摶之學故以義理爲主如釋坤彖乾旣大矣坤能配而與之齊是乾之大坤亦至焉故曰至哉蓋乾以元施而坤受之卽爲坤之元非別有元也詮義甚融洽解剝六五貫魚引儀禮魚每鼎用十五頭

昏禮用十四頭其數多必用貫援引亦有根據解解初六无咎云雜之初解人人喜補過之有地此非人力乃天時也故亶云无咎更得文外意至圖書辨惑論四聖相傳不應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別有伏羲之易爲不傳之秘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爲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摶而始出尢篤論也

魏荔彤論易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

順其凶德則姦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其說可謂辨矣然觀乾坤姤復之初爻聖人已情見乎詞矣

吾鄉王爾緝心敬先生豐川易說謂學易可以无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即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眞若徒泥陰陽

消長而無得於切己之人事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
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謂泥迹象義雙顯則體用
一源顯微無閒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言道者
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
孔子爲當日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
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
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
不知設筮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
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傅會何
切於實事實理又曰大抵漢唐之易祇成訓詁宋明之

易多𢦏弄聰明訓詁非易而易在聰明亂易而易亾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變是舍大道而入於旁蹊也其言皆深切箸明